

金

文

最

文以氣骨爲主骨之堅由於心有所得而能卓然自立故不可撼之概氣之充由於蓄之既久而觸物而動故沛然過之勢漢唐之文骨與氣相輔而行者也至北宋蘇氏父子出而氣益盛湯湯浩浩若江河之行於地中而莫止矣未幾而轉爲南宋其氣遽沮說者謂風教使然其亦學者之失也金之奄有中原條教詔令肅然丕振故當大定以後其文章雄健直繼北宋諸賢若滏水淳南其尤著者也操觚之士思欲採其菁華彙爲一編以與文粹文鑑諸書並垂於世則又慮檢尋不易蓋專集之存者僅拙軒等集五家而已虞山張君金吾竭意搜訪凡簿錄雜說以及金石碑刻一一甄錄別其體爲四十有二爲卷百二十於是金源之文鉅細咸備典章規畫亦瞭然可考書之大體本文粹文鑑而不別爲去取者其慎也世之讀是書者歎其學之博而掇其文章之盛以研究於氣骨之間而渾化之則是編之作固唐宋之後勁學者之矩矱陳言曼詞又烏能汨其性靈也乎道光二年歲次壬

午夏六月六日儀徵阮元序於秣陵舟次

虞山張生裒集有金一代之文爲一百二十卷名之曰最者取公羊會最之義也始於收國終於僞齊上而詔令教令之文下而金石碑版之作以及詩評酒檄之瑣言靡不兼採予嘗謂金季能文之士何止數十百家其詩僅賴中州集以傳而文章則未有爲之裒集者其有專集如漳南淦水者不過數人王寂爲大定明昌文苑之冠而拙軒集原本久佚至我

朝乾隆閒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史稱鄭子聃有能賦聲海陵嘗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且謂他人莫己若也海陵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子聃果第一是子聃之賦必盛稱於當時而及今已不得見其一篇則其餘湮沒不傳者何可勝道而有賴於蒐緝者其功豈淺鮮歟抑考之黃應期王圭合撰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紀所謂皇弟者卽世祖養子薩甲干也而金史本傳不載除都統經略事崔禧奉敕撰李續碑所紀乃貞祐二年元兵圍濟州事而金史宣宗紀但云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懷州而不及

濟州又金史列傳凡封爵皆不書而完顏合達之封金源郡公僅見於劉涓所撰之京兆府教養碑若斯之流難可悉數則是書非惟極文章之鉅觀抑亦備完顏之掌故已予深嘉張生之勤學而復幸王庭筠党懷英諸人之著述不盡無徵焉爰略書所見於卷首長白英和序

金人著述自元之中葉流傳已尠蘇伯脩三史質疑所稱金儒士
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沨皆有文集行世兵後往往
不存因欲就京畿諸大族墳墓墓碑文以備採擇則當時之文所
存可知矣當元遺山編中州詩同時有馮清甫者嘗蒐緝金代文
章積若干百卷見於姚牧菴所爲墓碑中清甫與元遺山李樂城
輩相習伯脩所稱諸家文字疑其猶可考然馮氏之書元代卽已
無聞故伯脩與修史諸公俱未之及也今去之數百年金人著述
稀若晨星亦其勢然矣月霄此編蒐羅甚廣以數百年散佚之餘
而綴輯如此世之君子論次歷代文章其必於是焉取之矣其閒
典章經制閎閎勳績及夫年月官位之詳皆足以補史籍之遺證
其異同又不當僅以文字論也道光壬午三月陳揆書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旣亡惟詔令奏議略見於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薈萃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薈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非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閒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裒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餘年誠藝林中一闕事也及門張子月霄慨焉矢志爲之網羅散佚掇拾遺殘自淦水淦南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以及金石之記斷蝕之碣下逮醫書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剩簡無不廣蒐博采多金購訪自庚午迄壬午積十二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其用心可謂專且摯矣猶憶己卯夏偕往霅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

賜書館於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十巨冊時初暑方來揮汗成雨予至暮倦而息矣月霄則燃燭煌煌蚊蚋四集漏再下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竟日其嗜好之癖有如此平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卽欣然命駕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自霅溪歸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暑暍往返經月不恤也夫金之立國元旣相讐明人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當時若蔡氏珪王氏庭筠党氏懷英不愧一代作者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卽有一二遺文何從綴緝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旁無所藉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難矣乃歲始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於君益信昔郭元紆裒集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尙有中州河汾兩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倍於郭氏遠矣允堪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予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道光壬

午五月初吉友人黃廷鑑書

一代之興也必有一代之人才以開一代之運會而因以成一代之文章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流風漸被文軌大同讀文粹文鑑文類文衡諸書其尤著者也至若聲名文物不亞四代而自來無裒集其文俾與唐宋元明文後先相埒者則金源一代之文是也惟金崛起東方奄有中原幅員則廣於遼國勢則強於宋風會所開一洗卑陋浮靡之習聿稽武元開國得遼舊人物烈繼統收宋圖籍文教由是興焉大定明昌投戈息馬治化休明南渡以後趙楊諸公迭主文盟文風蒸蒸日上迄乎北渡元遺山以宏衍博大之才鬱然爲一代宗匠執文壇牛耳者幾三十年嗚呼盛矣蓋嘗綜而論之以爲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尙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者楊奐之說也以爲大定以還文治旣洽教育亦至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者元好問之說也以爲南渡後文風一變多學奇古者劉祁之說也以蔡正甫爲斯文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閒閒

公又次之者蕭貢之說也以爲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皇統宇文公大定明昌無可蔡公承旨党公貞祐正大禮部趙公北渡後則遺山先生者趙秉文徐世隆之說也今雖金人遺集散佚殆盡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猶可考見諸人論次之說爲不誣也昔商平叔集金源之詩馮清甫集金源之文今一存一佚者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也金吾不揣庸陋竊取馮氏纂之意纂集金文成書一百二十卷鴻篇鉅製卽所存者亦可見一代文章之大凡矣唐劉夢得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金有天下之半五嶽居其四四瀆有其三川嶽炳靈文學之士後先相望惟時士大夫稟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風教固殊氣象亦異故發爲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雖竹溪專學廬陵飛伯力追子厚希顏上擬昌黎各自名家不拘一格然其大較可知也後之人讀其遺文考其體裁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要不得以大音不完而謂不得與唐宋元明文相頡頏也

道光丙戌春三月昭文張金吾識

金文最序

昔譚玉生舍人告余昭文張月霄氏有金文最一書南海伍紫垣方伯得之甚喜欲刻版而遽沒余屬舍人之子叔裕侍讀從方伯之子子昇比部借觀旣而劉星南秀才來以此書見示且曰比部今將付刻請爲序余閱之數日歎張氏此書必傳於世得伍氏父子傳之其名亦與張氏俱傳矣張氏爲此書勞且久而後成其搜羅編次之詳審見其自爲序例及阮文達公以下序四首不必贅論獨慨夫庸俗之書多爲世人所喜金源一代之文自一二手筆外其餘無過而問者張氏乃致力於此爲世人所不爲之書固難得矣伍氏父子刻世人所不刻之書又難得也余草草閱此但知其梗概比部刻成必以印本見贈余雖衰老尙欲讀一過惜譚舍人已作古人不得與其欣賞因作序而三歎也光緒七年九月番禺陳澧序

昔劉知幾史通載文篇譏世之作史者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余竊謂不然夫文章者所以羽翼史傳也古來史傳沿訛往往藉私集文章爲之訂正惡得概指爲雕蟲小技哉曩嘗讀遼金元三史苦其脫漏舛訛不一而足欲取當時諸人著述證其異同然遼時文字之禁甚嚴迄今傳作愈稀無從采摭元則周南瑞輯之於前蘇天爵編之於後事迹多磊落可觀惟金源文章未有爲之纂輯者

國朝康熙五十年奉

旨編定全金詩於是篇什聲歌粲然大備而文獨闕如聞秀水莊氏芝階嘗輯有金文雅十六卷然篇帙寥寥未爲鉅製信乎拾遺蒐墜尙有待於後人也昭文張氏月霄博雅好古嘗輯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阮文達公亟稱之世多以金偏安一隅又國祚稍促遂謂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啟之無論遺山老人才力沈雄超出南宋諸公之上卽如趙閒閒王滹南等視

虞范輩何多讓焉至其卷帙繁富較之姚氏文粹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幾倍之蓋姚氏等意主於論文故刪錄必嚴鑒裁必審若張氏則意在備一朝掌故爲他日重修金史之資旨趣既殊體裁遂別或有議其蔓衍者無乃知二五而不知十歟顧余獨疑元修金史經營日久與遼史元史成於倉猝者不同預纂修者又皆一時碩彥而衛紹王紀至不能舉其事實又全史所錄文字祇有梁襄諫北幸一書今張氏於數百年後獨能掇拾網羅洪纖畢備設使歐陽原功揭傒斯李好文輩見之亦當前賢畏後生矣張氏自家落後書籍多散於嶺南是書爲伍紫垣方伯購得先舍人公曾與借鈔并勸付剞劂方伯亦欣然任之未幾夷寇陷廣州事遂中輟今方伯之哲嗣子昇比部始勉成先志付諸梓人而余亦竊隨編訂每檢先舍人公晚年所校勘朱墨爛然輒抱手澤之感子昇瞻懷先德當亦同此情也光緒七年秋八月南海譚宗浚序

金文最凡例

一采集金文自金史大金集禮大金弔伐錄三朝北盟會編諸書外凡山經地志金石碑版以及醫書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無不甄錄合之拙軒等五集分類編次勒爲一百二十卷取公羊傳注最聚也之意名之曰金文最

一李俊民元好問杜仁傑諸人入元不仕大節無虧其文無論何時所作俱與錄入劉祁雖晚節不終然歸潛一志記載綦詳金源文獻藉以不墜故國舊君祁蓋未敢一日忘也且金史已載入文藝傳其文亦與備錄若楊宏道楊奐王鶚等人則止錄其仕金時所作其入元以後及未詳年月者概不濫及

一文粹文鑑文類俱列歌詩一類金詩清真淡遠文質得宜伏讀

御定全金詩炳炳烺烺一代風雅燦然大備海內操觚之士蓋已家置一編矣茲依明文衡不載歌詩例不更列入

一金史樂志所載樂章一百五十一章

御定全金詩錄冠卷首惟禮志所載釋奠闕里樂章未經採及今依元文類載樂章例錄入又祖庭廣記所載祭先聖樂章與金史迥異今兩存之

一詔令凡直敘事實別無辭命及刪節太甚者不錄

一金史所載奏疏俱係節錄案梁襄傳贊曰金始立國卽設科取士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才輩出文義蔚然論議書疏有可觀者惜史無全文僅有梁襄諫北幸一書故備載之云云是則奏疏全文在元初已寥寥無幾矣茲於北盟會編中得宗翰獄中上熙宗一疏松漠紀聞中得有司請定官制一疏僞齊錄中得馮長甯刪修十一稅法一疏玉堂嘉話中得楊雲翼簡卒理財一疏俱係全文亟爲錄入

餘則擇其有關政治文義明暢者錄之

一醫書止載序文其論說等類概不錄入釋道兩家同此例

一金石中高文大冊固多而鄙俚淺率者亦間有之茲皆一體編入蓋最者聚也是編蓋會聚之云耳不敢妄有去取也若翦厥榛楛擷其菁英金吾不揆樛昧月編金文選三十卷續當嗣出

一中州集小傳詩序

御定全金詩俱經錄入不更贅元刊本中州樂府有宗室文卿從張信甫中王元佐滄三人小傳毛本刪去世不多見故錄之

一青詞朱表迹涉異端非文章正軌茲以舊本流傳謹遵

四庫全書館重編丹陽集附入青詞例錄入

一西夏遺文止錄其臣服於金時所作餘不濫及高麗同此例

一南燼紀聞南遷錄阿寄替傳等書俱屬僞撰概不錄入
一一文而兩書所載迥異者仿文苑英華載陳鴻長恨歌傳
例兩存之

一一文而諸書所引詳略互異者則注某書參某書

一人倫大統天文精義等賦侈陳術數詞旨淺顯列之於賦
似屬不倫然金源著述傳世絕稀過而存之亦考術數者
所不廢也今仿宋文鑑載二十八宿歌例別爲附錄列之
卷末若流注指微標幽旨要等賦均類聚於後云

一志乘碑碣浩如煙海金吾伏處里巷見聞狹隘其所遺漏
請俟續編

謹案原編之文凡已見金文雅者今存其目不複出又原
編百二十卷今爲刪并得六十卷仍注原卷數於題下以
存其真提調江蘇書局事宜錢塘諸可寶識

金文最總目

卷一

賦

樂章

騷

卷二之卷四

詔令

卷五

冊文

卷六之卷七

制誥

鐵券文

策問

表

卷八之卷九

奏疏

卷十之十一

箴

銘

贊

頌

記

卷十二之十八

記

序

卷十九之二十三

序

卷二十四之二十五

跋

書

卷二十六之二十八

書

劄子

卷二十九

議

卷三十

論

辨

說

原

卷三十一

文

卷三十二

牒

檄

榜

指揮

關

符

卷三十三之四十三

碑

墓碑

卷四十四之五十五

墓碑

塔銘

卷五十六

塔銘

卷五十七

行狀

哀辭

祭文

傳

卷五十八

疏

青詞朱表榜

卷五十九之六十

雜著

附錄

金文最卷一 目錄

賦 樂章 騷

興學賦 并引 見文雅

釋迦成道賦

巖蔓聚奇賦 見文雅

大椿賦

棲霞賦 見文雅

叢臺賦

解朝醒賦

海青賦 見文雅

反小山賦

琅山賦

華山感古賦

捷蓬賦

申良佐

丁曄仁

王寂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遊懸泉賦

趙秉文

無盡藏賦

趙秉文

拙軒賦

趙秉文

遊西園賦

見文雅

趙秉文

心靜天地之鑑賦

以上原列卷一

趙秉文

揖翠軒賦

王若虛

瑞竹賦

并序

王若虛

醉梨賦

李俊民

馴鹿賦

李俊民

秋望賦

見文雅

元好問

蒲桃酒賦

元好問

新齋賦

元好問

行齋賦

見文雅

元好問

宣知賦

楊宏道

臨水殿賦

楊宏道

平野亭賦

劉文蔚

國馬賦

偽齊祝簡

附錄劉豫偽札

釋奠先聖樂章

黃河九昭并引

趙秉文

發源

湫流

化道

通塞

匡俗

避礙

鍾粹

入海

通天

以上原列卷二

金文最卷一

昭文張金吾月雲

賦

釋迦成道賦

丁曄仁

原夫佛者覺也神而化之修六年而得道統三界以稱尊帝釋梵
王尙有歸敬老聃宣父甯不參隨昔如來下兜率天生中印土降
神而大地動搖應跡而諸天擁護九龍吐水滿身而花落紛紛七
寶祥靈舉足而蓮生步步蓋以玉輦呈瑞金輪啟圖思沾九有行
洽三無寶殿之龍顏大悅春闈之鳳德何虞方知灌頂之靈心興
王後嗣必爲萬類之化主作帝中樞豈不知海量無邊天情極廣
獸六宮珠翠之色惡千妃絲竹之響雪山深處全拋有漏之身心
海月圓時頓悟無爲之法相莫不魔軍震動法界奔驚覺閭浮之
日出覩有鉢之花生十方調御皆來圓光自在六趣含靈盡喜金
色分明旣乎萬法歸空雙林告滅演摩訶般若之教示阿耨多羅

之訣普光殿裏會十地之華嚴耆闍山中授三乘之記別是知靈
覺無盡神理莫聞芥子納三千之國藕絲藏百萬之軍目容修廣
於青蓮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彼迷雲羣機而不覩靈蹤
萬世而空留聖跡嗟釋迦之末法將盡仰慈氏何日調伏我今迴
向菩提一心歸命圓寂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大椿賦

趙秉文

爲黃太守壽公劉相甥

於此有物焉旣澤而堅旣蔓而延託根於無何之鄉垂陰於不土
之田昵日月而共友齊宇宙而爭年歷春秋其幾何羌不知其歲
之八千端策筮之繇曰是以江夏爲鼻祖小山之外孫者耶以孝
悌爲根本忠信爲枝葉者耶有煜其華富文藻者耶有駢其實茂
德業者耶松茂柏悅不足以比其壽者耶愚惑不知請以椿言

水集

叢臺賦

趙秉文

歲辛亥之孟冬兮余解印而南歸覽全趙之形勝兮弔荒臺之故
基大行車走以南來兮漳水改道而東馳伊川谷之變易兮矧人
事之推移獨歸然其凌空兮意神物之所護持問父老以陳迹兮
猶有雙塔野花之詩也噫七龍擾擾虎戰以龍爭兮譬事勢於連
雞或爭桑於延敵兮有以酒薄而召圍朝膏血於秦韓之草野兮
夕暴骨於齊魏之沙陘翫生靈於刀几兮決一旦之雄雌得地不
足以贖民之命兮忍勞民而築斯方主父變服而事威武兮固一
世之雄才收中山而胡爲未戢兮又窺秦室之狼豺歸來置酒延
眺八極兮俯不見蕭牆之孕哉噫翟犬之夢兆兮讖百年之厲階
何茗華之新寵兮宴安酖毒之孔懷厭離宮別館之湫隘兮起高
臺之崔嵬笑章華制度之狹陋兮又沉采椽與茅階輦路縈紆以
雲竦閣道行空而飲霓奏金石於雲端兮沉鈞天之夢未迴下仰
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聲哀金輿玉輦君王來其閒兮左趙女而
右吳娃朝琴夜筑爲王謌舞兮樂未極而哀隨探雀轂於離宮兮

豈憶熊蹯與豹胎痛父子斃於一朝兮人亦念骨肉之瘡痍也古
往今來日東月西驚歲律之跳丸悼興亡之奕碁歎趙國之城郭
兮變都成邑而變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館兮高者操邱下者荒陂
狐兔穴於邱陵兮草木深於宮闈地荒蕪而獸口兮天莽蒼而鳥
馳沈顧寂聽心傷思摧但聞蕭條之聲非竹非絲迫而聽之乃在
乎羽蟲之摩軌與衆竅之嗚唳也嗚呼臺向時之臺也山川花鳥
亦向時之山川花鳥也山川花鳥不能知此臺之興廢而臺亦安
能知人之悲歡而人自悲之然則靚妝炫服臺非以爲榮也而荒
榛斷址臺又奚以辱爲然而文王之靈臺燕昭之黃金當時稱賢
者之樂後世爲美談之資而是臺也蒙亡國之恥興山木之嗟亦
臺之不幸而堪嗤且夫今日之悲昔日之樂也騷人懷之而賦詠
行客過之而嘯唏嗟舊物之都盡獨天留兮此臺閱千秋兮萬古
作龜鑑乎方來意者使一旦之樂易萬世之譏也而臺亦負於後
世哉可弔而不咤也亂曰

洪波之臺傷周舍於已死兮後世之君不能起廉頗於未衰干將之劍忍能誅忠魂於李牧兮不能斷讒舌於郭開繁梁棟兮旣折
喜大廈兮將頽非一臺兮足悲國無人兮吁可悲

溫水集

解朝醒賦

趙秉文

少時所作

心怵怵兮危絃身恍恍兮風船頭岑岑兮作惡神昏昏兮欲眠安得尤物之蕭爽折朝醒而可憐若夫蓋金色之嫩馨膾玉縷之芳鮮吟酒熟而口嗤蟹糟醉而臍團皆足以扶尊前之頽玉醒座上之逃禪自蕭閑五噫之外及涪翁與坡仙或耳目所不濟蓋亦略得而言焉又若酪水冰融山黎凍口剖西瓜之蜃卵焚北蔡之蛟涎亦足以解五更之渴夢快一嚼於冰泉至若薜蘿之和邪蒿之醬牛魚之醢鹿尾之漿海東頭鷺正西尾羊雉以大保羹以秦王殿以紅腊飯以黃粱然後煎以松風蟹眼之湯燃以清泉黃串之香已而龍岩雪谿襍烏絲而操翰墨竹溪黃山揮玉麈而談冰霜

卻弓彎而謝珠貫屏水遠與山長笑五斗於竹林追獨醒於沅湘
輾然汗出釋然病已亦可謂彼此一時跨鶴於維揚者耶

從水集

反小山賦

趙秉文

無塵道人李天英家海壖得小山寶而字之名曰元峯寢作於
花陰月寶之閒適甚爲賦閒閒老人笑曰是猶有所待也若知
天壤閒皆吾几格閒一物又何待輦石於山函花於鼎之爲適
哉乃爲賦反之

嗟石來前孰形子鏤匪山而拳玉立巉然匪溜而消土痕隱然天
臺臥雲海濱籍烟幾代子寶幾姓子傳子入吾室吾以子賢瓊花
晚醉璧月夕眠我家我林吾以子便我學我仕吾以子遷子豈吾
友吾不子捐石不能對請以臆宣自我之石幾世幾年山非吾名
石豈子妍聽其兩忘其樂也天夫鏡中之象亦水中之象瓶中之
泉卽澗下之泉吾豈謂寶顧陸之筆不若山林皆吾之畫圖悅秦
巴之音不若禽鳥皆吾之筦絃子以心爲物役智爲衆緣不知無

塵塵桎梏於一峯之元也空花悟大夫之夢庭柏證祖師之禪無
一物之非我君其問諸屏山之散仙

滄水集

琅山賦

趙秉文

在易州境俗謂之郎君山峯巒秀拔頗似少華

尾箕之精琳瑯之英鍾奇孕秀琅山播形帝敕六丁移來玉京六
鰲負背三山蓬瀛峯兮直上劍拔崢嶸表兮獨立霜秋氣橫骨非
肉附勢敵天勅呀然而門繚然而城其門伊何竅鑿巨靈隔山見
山蒨碧紛青素月夕啟白雲晝扃其下雷峽隱隱屹屹石崖嵌空
龍門天成孰剗孰鑿不騫不騰飛泉中來華擘河傾或遡而流或
迴而泓下赴兩洪砢礧雷霆百步之外不聞人聲蘊蘊隆隆洞潭
杳冥石席可據窪尊可銘浮雲悠悠千古此情其城伊何繚以重
崕疊嶂環抱中心砥平峩峩而山崑崙而亭有駢斯指有植斯屏
摩雲障日韜河映星千態萬狀不可殫名李白杜陵巨然道甯九
原骨醉千日詎醒瘦武盡隱老任墨卿一朝擲筆萬里騎鯨崆峒

九華天台四明迴絕人境虛標仙經神州奧區燕南福庭可杖可
屨或仕或耕信步陟降朝昏送迎春山水流秋空月明岩泉夜落
松風晚清游心太元何慮何營

溢水集

華山感古賦

趙秉文

有浮而清有濁而甯五岳奠形三華削成是其稟金天之秀氣奄
西土而作鎮包潼關以爲門奄翼乎東井鶉首之分岳之尊惟天
之柱岳之作爲世霖雨岳之崇三峯如公阿衡周公承天之功厥
掌伊何兩分其山聖道通塞蓋孫楊韓厥蓮伊何除瘵錫疴上醫
醫國雷扁奈何其肅如霜其高如秋戚施伊優爲天之羞若夫昔
之所謂具臣者都山岳之權竊雷雨之施壤開千里之奠秩視三
公之貴危不持而顛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且夫安昌胡廣之保
祿林甫盧杞之竊位其餘刀鋸之餘蓋亦未足與議譬猶有干雲
遏日之險而不能已山東之亂肇山導河之力而不能障漁陽之
騎也向者嬴顛劉蹶天崩地坼九廟灰燼萬里喋血陳吳一呼殽

函瓦裂莽卓盜國內訐外掣楊李擅權幽陵竊發僖昭播遷朱李
猖獗而是山也萃寇盜之淵藪爲豺狼之窟宅墜生靈於塗炭寄
性命於鋒鏑與獸爲羣以巢爲室以木爲依以椽爲食身爲心仇
形爲影絕惡聞人聲愁見日月何辜於天使至此極或曰子知其
一未知其二向者子房運籌霍光謨謀或啟其心或甚其謀祿產
擅權於呂其劉我命平勃反正而旒二豎嘯凶旣唐而周我命五
龍夾日而斬潼關之敗翳尙父是賴奉天之逼惟西平之力奮然
大臣力爭而活國屹然如天柱之承西極奈何以人事之一缺而
爲山林之責有秦川胡老啟口而笑曰日有中昃月有盈虧凡一
治一亂乃一昏一明福生有基禍生有萌山有朽故壤崩木有蠹
故蠹生謂山蓋高浮雲翳之不見其形謂心至靈有物蔽之不見
其情夫惡直爲求讒之媒喜譽爲招佞之旌驕奢爲重斂之階好
大爲興戎之徵是以古之明王棄是而不營於以忠直是旌抑讒
佞之萌土木不飾杜非議之徵平刑息冤釋吁嗟之聲含詬忍恥

絕忿怒之兵夫然故心定神休嗜欲不生禍亂不作而天下和平矣故亡漢者漢也非莽卓也亂唐者唐也非安史也使漢以秦爲鑒自無西京之亂使唐以漢爲鑒又安有蜀道之竄如何以一餉之樂而忘累世之患也斯言懷古非止一時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耳

滄水集

撻蓬賦

趙秉文

釋世累而遠遊兮聊逍遙以徜徉行乎莽渺之野兮歷榛蕪之蒼蒼櫬骸以睨視兮嗟游魂之何方貴賤榮辱杳莫訊兮奚氏族之能詳豈結纓齒劍以身殉難兮將嬰疾之適當甯正身守道性宮庭兮抑貪生殉欲以自戕以天地爲衾枕兮豈必厚螻蟻而薄豺狼上無君長下無臣僕兮豈必賤奴隸而尊侯王將蟲臂鼠肝無不可兮抑一氣頓盡死灰之不揚萬物皆出入機兮其孰爲之主張聞風仙之高論兮曰死生之未嘗噫造化之無窮兮何大塊之茫茫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兮如宿債之須償老栽松而祖忍兮

李探環而姓羊指後期於源澤兮誤前生於形房曾易世而不知
兮矧億劫之能量歷萬世而一遇大聖兮然後知大夢之何傷黃
帝孔子不可問兮將質之於玉皇溘哀風於上征兮覲金闕而朝
寥陽紅雲翳其嬰音兮聞天語之琅琅曰道非有物兮物物以彰
其上無始兮其大無旁汨而眞兮道將汝昌吾以爲道兮寄浩劫
於延康聞至言而遂徂兮蹇予將造乎中黃仍羽人於丹邱兮留
不死之異鄉聆古先王之高風兮屹法海之津梁侶千劫於一念
兮統萬有於毫茫陟流沙而徑西極兮尋白毫之相光曰五蘊非
汝宅兮四大非汝牀毋棄溟渤兮認一浮囊觀恆河之不變兮知
見性之不忘逮皮膚之脫落兮露法身之堂堂根塵盡而性空兮
知見而無體常悟形骸之非我兮中有不化其存者長惟至人之
達觀兮超宇宙而高驤以陰陽爲晝夜兮以死生爲康莊知身外
之有身兮亦芒中之不芒混牆壁與瓦礫兮通法界而不藏於是
體妙心元辭喪慮忘充以法喜之食薰以知見之香散以象外之

說暢以聲前之章逍遙乎無爲之業游戲乎寂滅之場普大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與彭殤也亂曰

是身虛空以爲量兮堅固不壞如金剛兮孰爲天壽孰否臧兮翠竹真如非青莒兮枯木龍吟非宮商兮眼如鼻口道乃將兮

溢水

遊懸泉賦

趙秉文

庚午之歲九月旣望趙子與客遊於承天之廢關置酒乎如女祠之側千山蒼蒼素月如拭形與影嬉谷響互答一談一笑超然自得旣而歎曰泉不飛則無聲石不聳則無骨山以秋而殺瘦境以夜而增寂四者備矣而無勝因以文之境雖奇而不卽於是剗蛇腹之枝以爲琴竅鳳膺之管以爲笛誦王摩詰韋蘇州之詩所以侑此觴而永今夕少焉動乎動息乎息嗚乎嗚嘿乎嘿入吾耳者瀏以清歷吾目者屹以森金鼓半空聲在峽中道娘子之關潘美所以下河東者耶旗幟盡拔春染木末突井陘之口韓信所以破

趙璧者耶迫而察之風落山而泉鳴石也二客曰未也向者泉出
祠下大如車輪下赴絕澗懸流千尺殷晴空之雷霆飛炎天之雨
雪六年於茲而閤其澤子能酬而出之亦一段之奇突趙子曰泉
有時而通亦有時而塞豈我見聞有通有塞而此見聞復有何物
雞林道人曰物我同源動靜致一反聞聞處聞所不及無聞之聞
聞性不絕離見見處見亦不立無見之見見亦不滅今子以耳聽
聲未能眼處聞聲以眼觀色未能耳處觀色故一泉之見爲之惑
也歸語同僚曰此殆維摩詰也覺而賦之但見山高水深風清月
白

後水集

無盡藏賦

趙秉文

出國門而南驚兮並瀘水而西馳枕房山之東麓兮面萬頃之滄
波得孤亭之爽塏兮納萬象而居之月娟娟而照席兮風飄飄而
吹衣悵今夕之何夕兮得二友之追隨於是主詫客曰自有天地
有此江山如我與君與人往還向者與子仰看山俯聽泉明月侍

右清風侍前侯何啻於萬戶買不費於一錢但恐造物者之怪多
取不憂他人之我先若乃秋方半夜既寂流光潑水素彩沈璧玉
虬騰舞金波的樂披蘭泛芷紛紅獵碧送漁舟於天末飄鄰笛於
日夕洗耳盪目清魂涼魄忽然不知風乘我而我乘風客爲主而
主爲客也且子以爲其樂何如也雖然世有污隆物有成毀向也
蕪今也芷向也亭今也圯何變化之無常而人事之不恃也客曰
自俗觀之有代有謝自道觀之無成無毀君亦知夫物無常時無
心乎自有觀成則有成自未有觀成則成亦壞矣自今觀昔則有
昔以來望今則今亦昔矣由是觀之方成方毀方生方死雖然此
猶有心於去來現在也若其無心則無此矣且夫水不與風期風
來而水波山不與月期月照而山白脩知夫性空眞風性空眞月
是尙有極耶然則聲塵有盡所以聲聲者無盡也色塵有盡所以
色色者無盡也主人喜曰今而後知乾坤一亭萬物一藏吾廬尙
無恙也

澄水集

拙軒賦

趙秉文

宣撫移刺公築室於私第榜之日以告閒閒居士曰余有拙病似
愚而強矯矯亢亢踽踽涼涼人皆喜圓已獨喜方將適東溟顧登
太行將之陽谷反走寒鄉鬼笑挪揄人怒中傷神醫不能療著蔡
不能詳且子以爲何如可愈而康也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
短巧者自巧吾不知其長或善宦而九卿或白首而潛郎以俗觀
之有竄有良以道觀之孰否孰臧較榮枯於瞬息等一夢於黃梁
神龜曳尾大勝剖腸漢陰抱甕焉知沃湯蜂以蜜而割蚌以珠而
戕錮桓山之石豈若鶉衣之負朝陽憶上蔡之犬何如羊裘之釣
滄浪天道茫茫何有何亡老龜不爛禍延枯桑魯酒味薄邯鄲被
殃吉凶無朕智不能量鄙夫自私蝨處裋褕達人觀物我兩忘
縱心浩然與道翱翔言未及旣公笑曰子病良已謝夫子之愈膏
肓也

滄水集

心靜天地之鑒賦

趙秉文

塵靜萬慮心涵太空廓聖賢之鑒別際天地以融通湛一意之虛
凝不膠於外極兩閒而燭照盡在其中夫靜爲躁之君心者形之
主無營則萬境俱遠有蔽則纖毫莫覩鑑明則塵垢之不生心斯
喻如心靜則天地之流通鑑斯有取若乃宇則有泰定神則無生
馳是非不得以塵累利害不能以物移明則遠矣鑑無近斯良以
止之鍵五基而不亂復其見也洞萬象以無遺由是照燭無疆眇
綿作柄造化無以遁其跡洪纖無以逃其景良由體道之冲宅心
以靜何思何慮守一性之宮庭不將不迎納萬殊之光景今夫五
色亂目不見泰華之形五音亂耳不聞雷霆之聲我是以神宇定
兮虛而不屈心源淪兮靜之徐清天地不能外其照日月不足況
其明不然曷以楊子著書云潛則神明可測莊周抗論謂虛則純
白白自生豈非心本一源事周萬變定而能慮則慮乃有得靜而後
應則應不能眩今也守一貞於不動之宅閉六欲於不關之鍵自
然不慮而知不窺而見失智與故始符顏氏之齊知德與言終契

孟軻之辨既而解物之懸淵之又淵心虛則萬象皆靈欲泯則百
感無朕可與游於太始可以陶乎德元可以盪吾神於八荒之表
可以約吾身於一掬之前滌元覽於心地開虛明於性天故得其
蘊則可以窮事物形名之意得其精亦有以識道德性命之傳矣
夫然物來自能順受事至不爲束纏發爲用智之權救亂於未形
口作研幾之妙見吉於所先別有不定不亂而心恆如不皦不昧
而用自在以虛爲有對也致虛極則無其對以靜爲有待也守靜
篤則絕其待功之化機之純及其至也寂然不足以名之超入圓
通之智海

滄水集
以上原列卷一

揖翠軒賦

王若虛

沃川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於士大夫予亦爲
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
亦必有故也或取深山窮谷以爲家指泉石風月以爲友是豈迂

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川崔公賢明之屬生於
吠畝而不俗後其居爲園中其園爲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映密
窗戶爲肅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
大有可以娛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爲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
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中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
吾可卽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此君乎歲暮天寒百物旣迤冰
雪交摧淒飆號振芬香豔色莫不零落敗散至於其盡而無餘而
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神蓋其稟於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
外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
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爲人意其勁挺堅確
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眾人旣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
能污險難有所不能亂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
其色則取其質不徒玩之於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節月
含烟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矣而

子璋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
取於此君盍亦思所以自屬如其庸懦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
一折而瘁豈特厚顏於此君亦失公之本意矣

濟南遺老集

瑞竹賦

并序

王若虛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
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
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於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爲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
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感也孰知其徵
萬物何爲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
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爲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
廢也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
爲不啻如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
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爲證也蓋出於物理

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爲而出吾嘗
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
是不率妒忌忿疾以相撿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旣極乃絕
以析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墳簾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
心旣孚閒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於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
名跡者之所及也惟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
始於一而中爲二旣二矣而復合於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
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
是而遂已許氏之爲善不應以是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稱述
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爲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因
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及遠故夫所以區區於
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爲
勸耳顧豈淺哉

溥南遺老集

醉梨賦

李俊民

花殘葉疎鳥勸提壺春回雨淚之容香滿白雪之膚得之霜而顏
始紅見其日而頭欲扶夫天之酒星不在於天化爲巢飲之徒煦
甘姬旨嚙膏臍腴張公之裔游無何之鄉哀家之胃入步兵之廚
笑君子之交淡閱夫人之色枯其未醉也磊磊落落高世之傑趨
之者眾甚於成蹊之李其旣醉也昏昏漠漠保身之哲趨之者寡
比於不材之檇凌寒傲暑舞空蹈虛兀然將頽之叔夜塊然獨留
之淳于其醉於心者心朋心友也如郭奕之見阮咸其醉於面者
面朋面友也若程普之遇周瑜小二豪之在側悼一夫之泣隅當
是時也以日月爲過客以天地爲遺廬猶笑夫獨醒之子不肯醺
糟之餽餽乃有心如渴鳥吻燥未濡夢三江而吞五湖然後乃得
蒙其齒錄策一醉之勳也莫不愜魏梅之望快湯稼之蘇是所謂
以醉醒醉者耶梨之爲物也秋而後成屬西方之金其花皎而白
金之色也其實甘而冽金之味也皆得天地之義氣介然特立確
乎不移此性之常也然則今之所謂醉者乃其性之變者歟故今

日之放乃向日之拘向日之潔乃今日之汙隨俗俛仰因時卷舒
彼常而不知變者未免乎憔悴而守其株者也嗚呼噫嘻以舉世
爲桔槔耶則漢陰之甕不以用拙而不抱以舉世爲鴟夷耶則井
眉之瓶不以近危而不居蓋可及者智不可及者愚然則是梨之
醉也其中有趣雖父不能傳之子宜其楂之不如

莊靖集

馴鹿賦

李俊民

有足而跂有角而枝處山而適食野而肥一旦爲雉兔者所獲遂
見繫於藩籬不纏而縛不械而羈覩常如崖異履平如險巖野哉
之性何異夫由也之見仲尼鄭人之夢鄭人之疑秦人之指秦人
之欺隨母而歸未能如西巴之麀與犬而嬉慎勿效臨江之麋鹿
兮鹿兮汝生我依我恩汝知不見夫人之子食其肉而寢其皮

莊靖集

蒲桃酒賦

元好問

劉鄧州光甫爲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

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甯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並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傳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鬱其無涯斂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於湮埋索罔象之元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仍裁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悶於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醕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蘖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

眾技之必前敢一物之不階艱難而出美好徒耽毒之貽哀翳工
匪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旣以天而合天故無桎乎靈臺吾然後
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灾音哀而鼓鐘味薄而鹽梅惟揮殘天下之
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集

遺山

新齋賦

元好問

予旣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
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爲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
乃名所居爲新齋且爲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爲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邱陵爲山而惡乎晝履霜
堅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有念否之分
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爲神附陳迹以自觀悼吾
事之良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
處語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

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假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揜虛名以自夸適以增頑而益囂我卜我居於浙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躡憤則啟悻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己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又安知溫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爲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道山集

宣知賦

楊宏道

昔焉不知今也知之知之謂何宣茲在茲繫氣質之殊異故嗜好之參差以己之所是非一天下之是非兮前三十年旣昏且癡積昏成明積癡成智兮忽釋然而不疑魚喜潛於深淵鳥喜棲於高枝曰吾將易汝之所居兮則必惶懼而傷悲或亢高而慕古或俯下以趨時或忽略於海岳或較計於毫絲樂性天而自得唯上下

之不移覽六經之所載兮識其正而固持機權用以相濟兮無使
關鍵之或墮死生大矣不拒不維鬼神饗德天地無私

小亨集

臨水殿賦

楊宏道

王者之營宮室也先卜貢賦適中之地然後揆日以立表法天以
正位外則雙闕雄峙觚稜嶢嶢內則紫氣配極鉤陳按次朝焉會
焉而穹隆游焉息焉而嚴邃此亦崇極於壯麗而天下後世無遺
議者何哉蓋以尊國而觀四方俾子孫無復生心於增益也維嗣
君謂之守文蓋考其義而加詳既獲承於休德當率由乎舊章楚
之章華未必峻於周之靈臺秦之阿房未必大於漢之未央一毀
一譽孰存孰亡是知周漢之示制度異夫秦楚之爲淫荒者也以
祖宗爲不可法以制度爲未盡美以法宮爲隘陋以內苑爲荒圯
於是起假山於大內之東出奇石於太湖之裏棟負斷民之腰脅
椒塗瀝民之膏髓赤禋示變侈心未已又作清曠純熙之殿今汴
人目之曰臨水者是也想夫臨幸之初紛雜還而駢聞笑孝武之

太液兮陋明皇之溫泉飾錦繡以褻地兮奏歌吹而沸天耀風漪
於陽景兮舞藻文於綺筵命畫師摹異鳥之狀詔侍臣進春苑之
篇妃姬嬪淑極態盡妍連臂踏歌而挽裙留仙增糟邱而爲山溢
酒池而成川委庶政於沈湎之表置萬幾於康樂之邊謂千秋萬
歲長享此樂俄掩涕而北遷俛仰於今幾何指日繁華歇歡樂畢
傾榼桷暗丹漆木石呈材牆壁露質訝典型之猶存存千萬之什
一但波光渺茫風聲蕭瑟噫嘻自古侈美奇特之觀奉當時之歡
無幾而爲後人悲傷嗟歎之資蓋無窮悉也余嘗欲一臨其上而
賦之友人勸余曰失志易沮苦心多感今子三十無成仕途不進
可謂失志也千里羈旅再喪家室可謂苦心也正使坐子於歌舞
之場猶且不樂奈何遊覽乎歆傾摧敗之餘哉誠慮感怛無聊損
傷天和而病夫子也余曰不然夫哀情生於歡樂之極故齊景公
登牛山而哭孟嘗君聞雍門彈琴淚下霑襟今余遇繁盛榮華之
事輒潛然出涕乃知與是相反也意其獲見貴盈而微促者因悟

夫天道之難人事之不可常引喻取譬或能自寬計宣政之閒風
流人物以僕方之何啻鄧林一纖草爾庶幾有以解釋其意乎友
人曰誠如是也願從子往焉乃歷蔡河之南天街之東左界法雲
之寺右臨太一之宮就前簷而跌坐受水面之涼風俄而身世兩
忘心神俱融感傷阻恨豁然一空

小亨集

金吾案集中門帖子有己酉再逢鬢未曙之句則宏道當生
於大定二十九年又宋端平二年投趙制置劄子云歸朝未
滿三載則宏道當以宋紹定六年降宋計彼時宏道年已四
十五矣宣知賦云前三十年臨水殿賦云三十無成則皆年
三十時仕金所作可知故錄之

平野亭賦

劉文蔚

琅邪古郡海右雄藩介青徐之遐境跨蒙羽之名山按圖經兮歷
二千年之城郭詢父老兮曾十萬戶之鄼寰嗟繁華逝而不反兮
久瀟洒於兵革之殘追前賢創造之遺跡兮認舊碑剝落之苔痕
一臺存於公署之左兮其勢俯瞰東北之城垣寂寂兮瓦礫之虛
森森兮荆棘之攢昔郡守備禦之未暇兮其來亦孰爲之一觀越

至元之己卯屬大統之中原太守以善政而底譽監司由上考而
來官乃因政之暇乘農之閒且陶且冶載芟載刊役不兩旬而旣
畢里無百姓之所關崇峻峭拔兮葺故基于九仞輪奐翬飛兮構
新亭之十閒眠其下也綠樹漫漫市井班班薨宇參差兮鱗次車
馬彷彿兮往還靄萬竈之炊煙兮隔物我以仙凡忽一埽其風埃
兮警夢寐於塵寰流好音兮幽鳥生繞砌兮芳蘭棲朝雲於畫棟
堆野色於危欄忘萬感之紛擾覺六月之微寒鷺孤飛於霞際兮
疑星轉乎天端鷗羣集於沙上兮若波起乎平灘不畫兮入
雲烟之清雅無陰無晦兮極村曲之縈盤每公餘而自適縱卻顧
而前看一帶高深兮山水秀千里沃壤兮邦畿寬莫不豁詞林之
風月瀉胸次之波瀾若夫與客共飲因公置煩列雲霄之雅聽促
玉漏之清彈倒鯨杯而吸翠發酣歌而怡顏懷古人而興感豈賞
心之易闌非不知役不可兮難舉事不可兮尙繁蓋賢者之所作
能勞民於旣安況乃諭之以道兮人得其歡使之以時兮孰憚其

難不徒宴樂於此兮欲坐觀乎稼穡之勞庶幾知民之艱也山東通志

金吾案劉文蔚仕履未詳欽定賦彙及山東通志俱題金人故錄之賦云越至元之己卯蓋金人入元後所作耳

國馬賦

偽齊祝簡

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輦之杭撒烈飛渡如
歷九軌而履康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窮丹穴
越嶺徼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變卉服之島東南一尉罔不率俾
四海聞盛德而皆來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馬放牛戢戈櫜
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偽齊錄

附錄劉豫偽札

文賦正非治天下者所宜尙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怠意監
牧國家創業力爲殘弊生靈除禍亂圖康泰以馬爲急務而猶
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
陳馬之爲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爲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

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聊示無言不酬偽齊錄

樂章

釋奠先聖樂章

迎神 姑洗宮 來甯之曲

有功者祀德厚流光猗歟將聖三綱五常百代之師久而愈芳靈

宮對越神其鑒饗

盥洗 姑洗宮 靜甯之曲

楚楚視儀昕徵奠綴爰清其持斟元技悅非持之清精誠是浼神

之來思式欽嘉齊

降升 南呂宮 肅甯之曲

衣冠襲封元王之宗春秋承祀元王之宮清洙或泗東山或童此

封此祀承承無窮

奠幣 姑洗宮 溥甯之曲

仰維聖猷宏賜尊顯宿燎設懸展誠致奠旅幣申申於粢洗腆崇

報孔明不墜敬典

酌獻

姑洗宮

德甯之曲

巍巍堂堂道德孰儷屈於一時信平聲於萬世王號尊崇公封相繼

涓辰之良潔嚴以祭

亞終獻

姑洗宮

德甯之曲

法施於人修經式誨如明開盲如聲破曠棲遲衰周光華昭代儼然南面明人列配

送神

姑洗宮

歸甯之曲

邇豆威儀孔將孔惠三獻備成四方所視神保是饗永先闕里神之聿歸貽厥孫子

酌獻兗國公

姑洗宮

德甯之曲

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徵人進我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聖師廟食作配

酌獻鄒國公

姑洗宮

德甯之曲

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唐虞力排楊墨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
爲上公茲宜配食

祖庭廣記

迎神 姑洗宮 來甯之曲

上都隆化廟堂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真斯
文伊始羣方所視

初獻盥洗 姑洗宮 靜甯之曲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維良爰修祀事沃
盥於庭嚴禋禮備

升階 南呂宮 肅甯之曲

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適追遺風嚴
祀申虔登降有容

奠幣 姑洗宮 和甯之曲

天生聖人賢於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
使陳詞斯文復振

降階 姑洗宮 安甯之曲

稟靈尼邱垂方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祀歸然四方所視酬觴告成祇循典禮

亞終獻 姑洗宮 咸甯之曲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祀千億

送神 姑洗宮 來甯之曲

吉蠲爲饔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極致

酌獻兗國公 姑洗宮 輯甯之曲

聖門之師顏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饗桓圭袞衣有嚴儀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酌獻鄒國公 姑洗宮 泰甯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旣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言而爲經醇乎仁義力

扶聖功同垂萬祀

金史

金吾案金史禮志載釋奠先聖樂章與祖庭廣記迥異今並錄之

騷

黃河九昭

并引

趙秉文

大安元年余出守甯邊下臨大河登高望遠超然有懷夫崑崙之道聖源也積石迤之狀聖流也龍門企之賢化道也仙掌踦之智通塞也屹以砥柱匡失俗也障以大坏避諸礙也匯以大陸鍾道粹也播以九河入聖海也授以馬圖道通天也竊以爲有合吾聖人之道因作九昭思聖道之昭也非敢擬諸作者姑以紓情云爾

發源

古帝賦予以正命兮湛清白之純源水涵泥而變濁兮火鬱煙而滋昏盡虛已以求復兮宛大中之所存曰道有象兮無其形其下無尾兮其上無根塞汝兌兮閉汝門天而不人兮見其本源惟德

人之天遊兮樾六盤而不渾迄反流而全一兮契妙本於崑崙

狀流

鷺鳥將擊兮形必匿霧豹養斑兮毛以澤龍蛇起陸兮伸其屈草木黃落兮根自復水不積兮遭吾舟風不厚兮塌吾翼氣何溥兮將雨明何喪兮出日蒔吾蘭兮九畹櫝吾玉兮十襲壽顏天兮天地飽夷清兮冰雪飫道德之源流兮導此心之積石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吾將付萬世兮潮汐

化道

霜降兮水歸淵潛兮天飛朝鱗兮水次夕轡兮雲遠風爲翼兮雷爲椎鴈天吳兮從馮夷晞吾髮兮弱水濯余翼兮咸池東風飄兮神靈雨水增波兮龍門暮謂鵙運兮何遲謂螭騰兮何怒速莫速兮蛻骨餘樂莫樂兮縱壑初塗人兮服儒會行兮閑趨潔芳馨兮爲珮御中直兮爲車澡身兮德淵竦轡兮雲衢登聖門而化導兮吾將從沂泗之所居

通塞

日有光有雲翳之決之則明水有源有石礙之扶之則通噫聖道之蕪塞兮孰開明而別聰羸蹙兮劉蹶晉矇兮魏聾求蛟螭兮木末求蚌蠃兮雲中有先覺兮吾誰適從龐韓莊之倚門兮排釋老之歸宮回狂瀾於旣倒兮障百川而朝東侯況侯愈曰軻曰雄同閭異寶失之相攻嗚呼聖如天王兮彼諸子者亦各諸侯與附庸無闐牆而外禦兮是亦爲大正與至公

匡俗

悲世俗之側僻兮偃規矩而詭馳摘荒途以冥行兮失大中之所宜謂荆棘兮可履謂醢毒兮可飴曰先聖闢奧我將詫之世俗詭隘我將證之頽波委靡回而正之吸清露以爲餐兮緝雲履以爲衣御六氣以爲駕兮舉蘭杜以爲帷道莫正於仁義兮教莫先於孝慈矯末世之頽風兮還中古之治時屹中流之砥柱兮淳萬派而東之

避礙

世變萬殊兮不一其時道有時中兮圓方異施或遡而通兮或直而坻尺有所不足兮寸有所宜犛牛捕鼠兮不如狴狴太阿補履兮不如兩錢之椎申生以孝斃兮萇宏以忠而誅夷尾生信而溺兮仲子廉而飢言不必信兮行不必果權輕重以適道兮固無可而無不可有孺子歌曰桃花浪兮春月暮竹箭流兮三山渡雷闐闐兮風冥冥舟楫摧兮蛟龍怒劃大坏之當前兮泊滔滔而東驚又歌曰深則厲兮淺則揭冬日羔裘夏葛製兮遇坎則止乘流逝兮先師有言歎棠棣兮

鍾粹

春蘭兮紫莖秋菊兮金英折江梅兮贈所思睇荷花兮思自成襟風兮佩月飫冰兮飽雪驂鸞兮跨鶴將以朝兮紫闕吸沆瀣兮餐朝霞茹芝英兮服瓊芽練玉顏兮不老潔龜腸兮無邪鍾天地之粹美兮萃日月之光華游道德之苑囿兮馳仁義之園林及年歲

之未暮兮庶無愧於周任

入海

登蓬萊兮歸鰲背些明珠爲宮闕紫貝些叢珍疊怪璆琳琲些喬松偃佺戲浮彩些日月出沒歸墟會些鵬鷖運化天地大些井蛙自囚河伯隘些九川滌源入聖海些

通天

猗聖道之通天兮與河漢兮同流浮靈槎以問津兮夕余次夫牽牛前羲和使弭節兮後望舒以爲御左列缺之揚鞭右豐隆以持斧飛廉爲先驅兮屏翳告予以未具幹北斗以爲輶精招搖以爲精厯鉤陳而入紫宮兮聞琅琅之天語曰大人之正心兮若北辰之居所寂然不動卽此心太極兮以遊乎萬物之祖盍求復於性初兮執大中以爲矩究性命之所極兮沂濬源於天渚亂曰
河行九區通天淵兮九疇八卦原於天兮一身動靜一坤乾兮湛然無爲守太元兮

澄水集

以上原列卷二

